

大观

露珠

陈武成

(非虚构)



六岁时，父亲请县剧团几个老友来玩。大雪。家里将过年猪杀了。杀猪没请人，就是来的那几个老友，操刀的是阮师。阮师是打鼓的，也打锣。父亲说，阮师打锣，槌槌落在一个点上，声音脆清似小狗叫。三儿听过小狗叫。小狗叫的确脆清。但他想象不出和锣的声音有什么联系。

是夜，吃了刨汤肉，喝了包谷酒，一伙人开始唱戏。唱的是《游龟山》。阮师打鼓，邹团长操琴。酒是在柴火上熬了的，加了蜂糖。他们唱了一晚上，也快乐了一晚上。

那只鼓，是阮师还没醒来时，三儿抱到屋后的牛圈楼上去的。一同抱走的还有邹团长的梦。

牛圈楼堆满了牛过冬的草。三儿坐在草堆里，拿出鼓槌，“咚”地在鼓上敲了一下！敲得小小心心的，声音不悦耳，充满了迟疑和胆怯，但却让三儿兴奋不已。

敲了鼓，他又拿起琴。他先翻来覆去把那把琴看了一遍，才试着把炳上的弓取了，学着邹团长的样子，将琴架在腿上，然后轻轻拉动了一下弓弦。“吱”的一声，弓弦摩擦的声音让三儿吃了一惊，吓了一跳。他有点不相信地将琴提起来，看了一看，再拉，再次发出了刺耳的怪声。三儿不解，又有些气恼。他不甘心地将弓弦回拉起。他似乎不相信拉不出昨晚上听到的奇妙声音。

那天，雪未停。雪把沟覆盖了。三儿拉出来的怪音怪调被雪吞了大半，但仍有一小半传到了父亲的耳里。父亲在牛圈楼上找到他，他发紫的嘴角吊着两条清鼻涕，拿琴的手已经僵掉了。

父亲叹了口气，把他抱回了火炉屋。屋里的柴火正旺。几位师父还在火炉屋的木床上酣睡。

父亲揉搓着三儿的手问，喜欢？

三儿望了父亲，又望了从牛圈楼上拿下来的鼓和琴，吸了一下吊出来的两条鼻涕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父亲说，喜欢行，但不能学！

三儿不解地望着父亲。

父亲说，一颗露珠养活一棵草，一门手艺养活一个人。但那不是手艺，养活不了人。

三儿的目光跟随着父亲嘴角的示意，停留在鼓和琴上。他望着鼓和琴，又望着父亲，似懂非懂。

父亲叹口气，握着三儿的手说，你现在小，不懂！长大了就懂了。



对小孩子来说，长大是缓慢的。三儿等不及，他的喜欢比长大疯狂。因为喜欢，在他眼里，凡能敲击的东西都变成了鼓。他敲桌子，敲凳子。煮饭时，他敲吹火筒。抬水时，他敲桶。打猪草时，他敲篮。实在没啥敲时，他就敲空气。空气没声音，他就要用嘴帮着发声。“咚咚咚！咚咚咚！”

他还喜欢上了唢呐。他用了很长时间，自己做了一个，试吹的时候，把家里的狗吓跑了。父亲笑他，给他做了修正。再吹，是唢呐声了。练了半年，放的牛听懂了。不管牛跑到哪里，只要他一吹唢呐，牛就回应。

他还做了琴。可没有琴弦，一直没办法拉响。后来剧团的老师看了，问他弓上是什么毛，他说是牛尾巴毛。剧团老师笑了说，难怪短杆木毛糙的。他抢了琴跑到坡上去了。

剧团老师对父亲说，应该送他读书，不读书不会有出息。父亲没吭声。

后来邹团长也劝说，要父亲送他去读书。邹团长说，以后的社会都是文化人的天下，不识字寸步难行！

邹团长是父亲最好的伙计。父亲答应了送三儿子去读书。

那年他九岁。他提着一个缩布口袋，光着脚板，去小学校报了名。名字也是邹团长起的。邹团长说，老汉喜欢戏，三儿也喜欢戏，就叫个“文”吧！其时，社会上把唱戏的叫做“文艺工作者”，简称“文艺人”。三儿子是有了大名叫唐进文。

头两年在沟口的小学读，后来，县上要修水库，坝址在小学门口。学生只好到红卫小学去。红卫小学在县城东关，离家有足足十五里路。唐进文走了一年，脚板走出了厚茧子。

后来他找到了一条近路，从屋边山梁下去，过姚家湾，路程少三里。十二里路，天没亮就出发，打着火把。两把火把烧完，天麻麻亮。学堂的瓦屋顶在薄雾中隐现了，唐进文总是忍不住会放开喉咙唱几句。有时是汉调的“谢过母师不斩恩”，有时又是弦子腔“母亲不要怒满腔”。他唱不全，就几句，反反复复的，一直唱到学堂屋拐角。

那时候，还有豺狼哩。他碰到过。大大小小七匹，站在山梁上，“狼”视眈眈盯着他。唐进文不敢走，和豺狼对峙。情急之中，他挥舞起火把，又唱起来。他唱《铡美案》中包公的唱段，“驸马爷不必巧言讲，现有凭据在公堂……”他也唱不全，就四句。也不晓得唱了多少遍，七匹豺狼终于慢吞吞地钻进山林子里消失了。也许豺狼是被挥舞的火把吓走的。但他却一直认为是他唱戏的作用。因为一唱起来戏，他就不怕了，恐惧就消失了。

转眼四年级了。有一天，放学后，田伯坐在了堂屋里。田伯也是父亲的好伙计。唐进文那时还不知道，田伯还是平利弦子腔的第四代传人。他只晓得他也是个唱戏的，戏唱的好，很受爱戏人的敬重。

那天田伯见了唐进文，主动挥了挥手，要他跟前。田伯喊着他的小名说，你莫慌，我问个话，你是不是真心想学戏？

唐进文望了一眼父亲，没有回答。

田伯说，莫管你老汉的，你说自己的想法。

唐进文点了点头。

田伯说，好！你真心想学，就拜个师傅。我给你老汉说了，师傅我给你请，就是县城的吴朝礼。唐进文望着田伯说，田伯，你教我吧！

田伯说，你学器乐吧，器乐好！再说，你学唱腔的条件不够。

唐进文想，器乐就器乐吧。高高兴兴答应了。

拜师的时候，父亲请了一桌客。除了田伯和吴朝礼外，还有剧团的几个老伙计。父亲要唐进文给师父磕头。师父阻止了。师父说，现在不兴这了。父亲不答应。最后还是邹团长和田伯解了围，让他给吴师父鞠躬。唐进文鞠了躬后，还是情不自禁地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恭恭敬敬给师父磕了三个头。



正式学艺时，他还在红卫小学上学。师父那时住在电机厂。从学校到师父住处将近四里地。唐进文每天中午放学后，跑到师父那里，学两个小时，要上学了，又跑回学校。跑了一学期，唐进文瘦了一圈，变成了个又黑又瘦的猴子。父亲心疼了，他带着唐进文，在西直街找到一个甜食店。父亲和老板商议了半天，达成协议，让唐进文每天中午到店里来吃一个烧饼，等到下年麦收后，给店家还两担麦子。这样唐进文中午不再饿肚子了。那个时候烧饼支撑他学完了弦子腔的“一字二流苦贫打草惊殿”的伴奏。

吴师父是平利弦子腔有名的器乐师，一个人同时能拿四样乐器伴奏，最擅长弦胡，唢呐，叶子，锣。吴师父演出一回，能得一升苞谷。一升苞谷活命是不够的，吴师父的生活处处捉襟见肘。尽管艰难，但却不收唐进文任何费用。师父说，戏啊，也是一种日子哩，你喜欢就学，当不了饭吃，活不了命，但能活人哩。

唐进文十多岁了，但他还是不懂。他问师父，活命不就是活人吗？

师父闭了眼说，活命是活命，活人是活人，是两回事哩！

唐进文以为师父后面还有话，可是师父却睡着了。

跟着师父学了三年。他学会了打鼓。打出来的鼓声就像是点燃的干响钢鞭，又脆又响。

他还学会了打钩锣。懂家子里面都知道，锣里面最不好打的就是勾锣。只要勾锣会打了，其他的锣就会贯通。勾锣讲的是脆，亮，净。要做到这三个字，一要腕力，二要准头。这说起来简单，但没有三年的狠功夫是做不到的。功夫怎么练习？先是敲砖面上画的圈圈，圈圈小到一个点的时候，就改敲筷子头。将一根筷子浅插在墙上，用锣槌敲打，直至将筷子敲进墙里去，一点也不能偏斜。功夫到家的人，只见手翻转，筷子就全进去了，只剩一点筷子头在墙面上。练这功夫，唐进文的手腕肿了三回。

很快，唐进文上中学了。中学的课程比小学紧多了，他不能再去师父家了。告别师父的时候，师父也说了父亲说过的“露珠”的话。师父说，一颗露珠养活一棵草，一门手艺养活一个人，唱戏不是手艺，活不了命，但能活人哩。

唐进文咂摸师父的话，又和父亲的话比较，他觉得两个人的话好像是一个意思，又好像不是一个意思。区别在哪里呢？他找不到答案。

初中毕业后，唐进文回了家。当年包产到户开始，他一直放养的牛被分下去了。唐进文一下次失业了。他茫然无措，常坐在院子里对着山坡坡吹唢呐。有时候也拉胡琴。无论是唢呐还是胡琴，都满含着茫然和惆怅。

有一天，他正吹唢呐的时候，父亲回来了。

父亲那时在区农具厂上班。父亲听了他吹的唢呐后说，去农具厂吧，那里正在找开拖拉机的人哩。

唐进文说，我不会！

父亲说，啥都是学会的，那才是活命的手艺！

唐进文明白了父亲所说的“那”所包含的含义。那一刻，他懂了父亲关于“露珠”的话。人生要活命啦！露珠能活一棵草，唢呐养活不了一条命啊！



唐进文成长为一名帅小伙了。他不但是一位熟练的拖拉机手了，也是一颗星了。在区上，他吹拉弹唱的表演功夫，赢得了人们的喜爱。只要有文艺活动，都少不了他。

可他却高兴不起来。因为农村户口的问题，他和一位姑娘的恋情遭到了姑娘父母的强烈反对。同样因为户口，他的工作没有转正的希望。尽管他是工作骨干，还是区上的文艺骨干，但都帮不了他。每月的三十块钱，不够他个人花销。活着是一件艰难的事情。唐进文更深深地体会了父亲的话。

为了阻断恋情，姑娘的父母将姑娘调走了。就在唐进文陷入到痛苦中的时候，部队来征兵了。他毫不犹豫报了名。很快，他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

新兵训练结束，他们上了封闭的火车。火车向南开了一天一夜。到了营区后，他们才知道，他们已经到了云南。

那一年，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还在持续。各军区在进行轮战。唐进文和他的战友为参加前线轮战，在文山进行训练。训练紧张而又艰苦。好在他从小劳动，身体素质好。三个月的实战训练下来，不少战友都脱了一层皮，他却应付自如。训练间隙，他展露出的文艺才能，得到了领导赏识，让他参加了宣传队的联合演出。

宣传队有一把二胡，弓弦皆断。唐进文却如获至宝。他寻了一截钢筋将弓接上，又寻了钢丝将弦续起，就开始演奏。他的演奏赢得了战友们的掌声，而他演奏的二胡又让战友们发出了善意的笑声。但有二胡的军旅生活，让唐进文咂摸出了一点与众不同的滋味，活命和活人的是不一样的哩！

有了感悟的唐进文，感觉到一种力量在生长。他更加刻苦训练，不断提高战术能力和水平。

在奔赴战场时，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为了鼓舞士气，旅政治部成立了战地文艺演出队，在战斗间隙演出。炮声响起时，唐进文是一名勇敢的装填手，炮声停下时，他又充分发挥他的文艺特长，积极参加业余演出。他的笛子、二胡、唢呐以及口琴演奏和伴奏，让一线二线的战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还利用炮弹壳充当打击乐器，不但敲出了铜锣的声音，罐上水后，还敲出了不同音阶，奏出了《血染的风采》。战友们夸他是个文艺天才。在夸奖声里，唐进文感受到了一种看不见的东西，对他生命的充盈和滋养。

1986年的夏天，唐进文所在的阵地爆发火灾，道路冲毁，桥梁垮塌，后勤补给不上。艰难时，他们一天只吃一个土豆。危急时刻，唐进文主动请缨，和几个战友一道去军需处运粮。

阵地到供应处来回一百多里，还要穿越四十里的炮火区，稍有不慎，就会牺牲。面对危险，唐进文和战友没有畏惧，跋涉了一天一夜，硬是将粮食从供应处挑了回来。回到阵地的时候，他和挑粮的战友成了泥人。他们没有讲述他们所经历的艰险，但坚守在阵地的每一名战友都想象得出。因为他们都知道，洪涝后的南方山区道路的艰难，和穿越炮火区时的危险。

同年10月，一份电报从云南前指辗转送到正在阵地上的唐进文手中，“母亲病故，望儿速回”。

电报是连指导员递到他手中的。指导员说，本来准备等你从阵地下来后再告诉你的，但你是党员，我也晓得你的性格，觉得不需要隐瞒，你会处理好的！唐进文含着泪将电报揣进了怀里。

傍晚，营教导员来到猫耳洞，对仍然沉浸在悲伤的他说，老乡，来！我们给老娘烧点纸，祭拜一下！二人对着北方跪下，点燃用报纸剪成的纸钱。唐进文将眼泪忍在眼眶里，没有掉下来。教导员说，你要是想哭就哭出来，莫憋着！他摇了摇头说，好男儿流血不流泪！他硬是将泪水憋回去了！

轮战结束后，唐进文荣立了三等功。被授予上士班长，代理排长。但第二年，部队改制，他结束了四年的军旅生活。

复员后，唐进文安置在县商业局的一个企业上班。干了四年，企业在改革的浪潮下越来越不景气，最后只好解体。唐进文再一次站在了生活的路口上。何去何从？他看不到方向。



袁敦伦在县剧团当过领导。在剧团的时候，就认识唐进文，也看到了唐进文的文艺才能和他对文艺的喜爱。他们成了忘年之交。企业解体后，他见唐进文一时没了着落，就对唐进文说，你喜欢文艺，也有基础，但你文化不高，应该去读书！

唐进文叹了一口气说，我现在连工作都没落了，还去读啥书呢？

袁敦伦说，你想不想嘛？唐进文听出了话里有话，忙说，想啊，怎么不想？

袁敦伦说，要是想，我这里刚好有一个进修名额，只要你单位同意，把介绍信开来，你就去考！

唐进文立马说，好！我去找领导，开介绍信！

唐进文半刻也没犹豫，小跑着就去了商业局。局领导正为他工作伤脑筋，听说他想去进修学习，很爽快同意了，只是告诉他，每月只能发三百块钱的生活费，其他的工资可是一概没有了。

单位还给生活费已经出乎他的意料了，哪里还想到要工资？唐进文感激不尽的把报名手续办好，然后关在屋里复习了一个月，考上了西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进修班。

那一年，他不但已经结婚成家，而且还有了一双儿女。他本来工资就不高，也无积蓄，现在再去上学，一家人的生活咋办呢？唐进文的爱人愁出了眼泪。

唐进文也愁，但他没表露出来。他对爱人说，怕啥？单位每月给我三百块钱哩，我给你们留两百，我用一百，够生活就行了。

一百块钱的生活费让唐进文体会到了无钱的窘迫。他节省到了极致，但一个月的最后几天，仍然还是要饿肚子。他深深体会到了秦琼卖马的被迫和无奈。他找活干。给饭店洗盘子。还在边家村一带捡酒瓶子。为一个酒瓶子差点打架。他处处寻找机会，想找一个既能挣到生活费，又不影响课程的活。

机会总是眷顾有心之人的。有一天，在太白商厦后面，他看见一位姑娘正在整理一堆纸板。

有一些装订很结实的纸板，姑娘拆解不开。唐进文也没多想，就去帮忙，三下五除二将纸板拆解开了，又帮着将纸板码放整齐。做完了，姑娘问他是不是收纸板的？

唐进文老老实实摇头说，不是。

姑娘奇异地看了他一眼后说，我以为你是收纸板的呢。

唐进文赶忙说，这些纸板我可以收吗？

姑娘说，可以啊！你要是收的话，我这里还有不少呢，每天都有。

唐进文眼睛里闪出了亮光，他高兴地说，我来收，你莫卖给别人了。

姑娘说，好，你先将这些纸板收走。

唐进文急忙给姑娘付纸板钱，可是掏完了所有的口袋还没凑够五块钱。他尴尬地说，我，我把学生证押给你吧！纸板一卖，我就把钱送来行不行？

姑娘看了他的学生证后，敬佩地说，你还是个大学生啊！怪不得素质高！好！车你也不用找了，仓库有架子车，你先用，一会儿给我还回来就行了。

唐进文高兴得脸都红了，忍不住激动地给姑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没想到，姑娘也下意识地给了他一个军礼。两人都当过兵啊，战友情一下子把他们的关系拉得更近了。

唐进文好运气来了，他不但全揽了太白商厦的废纸板，女战友还给他联系了另几个商场的生意。一月下来，唐进文不但生活费绰绰有余，还给家里寄了200元。